



## 文艺评论

## 讲述红色故事的凝血之作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

《民族文学》2021年2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中，重磅推出我市已故作家龚爱民长篇小说《望郎歌（节选）》。在这个关键节点，读《望郎歌》，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纪念。龚爱民用他的凝血之作增加了生命的长度。本期分享市作协主席石绍河先生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文字，以向他作品致敬的方式，表达对英年早逝的龚爱民的深情怀念。

□石绍河

《民族文学》2021年2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中，重磅推出我市已故作家龚爱民长篇小说《望郎歌（节选）》。这部小说没有正面书写红军长征的壮举，而是另辟蹊径，以贺龙等率领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为时代背景，深情讲述在桑植这片红色土地上，留守的红军家属在桑植游击队队长何文池的带领下，转移到芭茅溪、桑植坪一带，一面互帮互助重建家园，一面躲避铲共大队、清乡团侵扰的凄美动人的故事。红军家属在对亲人漫长的思念和等待中，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面对这些坚强的人物，读着这些扣人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桑植男儿充满血性，捐躯赴难的英雄气概，更看到了桑植女人坚韧不屈，忠贞友爱的巾帼豪情。读后来心绪久久难以平静。

作品塑造了信念坚定、不屈不挠、柔肠百结的女性群象。《望郎歌》中描写了多位红军留守家属，虽然性格各异，出身不一，经历不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身份——留守家属，她们有一份共同牵挂——远征亲人。在艰难困苦、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她们相信为穷人打天下的亲人一定会凯旋归来，好好活下去是她们始终不渝的信念；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她们相扶相携，建房开地，纺纱织布，

养老扶幼；在危机四伏、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她们镇定自若，大智大勇，不怕牺牲，舍命保护他人。转移的风雪路上，师长夫人戴桂香为大雪中早产的张菊妹接生，并给这个提前来到世上的孩子取名大雪。到了桑植坪，师长夫人又把刚生娃的张菊妹和即将生娃的王腊月安排在自己娘家住，时时照顾，天天呵护。她还教张菊妹和王腊月用芭茅秆编草帽和斗笠卖，解决生计问题。她有空就教孩娃识字唱书看地图，一人独处的时候，就唱望郎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回想她和红军师长贺锦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和幸福时光。王腊月是洪家关村农会主席向云林的妻子，她当初是不愿意丈夫扩红把自己也扩进去的。但向云林说农会干部要带头时，她默默支持。走的前一晚，她半夜出门为丈夫要回一把马桑树灰，祈求神灵保佑。随后，王腊月带着老的拖着小的，跋山涉水往芭茅溪一带转移。半路上掉队遇上轰隆队时，为保护师长夫人和公爹、孩娃，不惜以自己身子作诱饵，与轰隆队头目斗智斗勇，最后虎口脱险。以后的日子，王腊月和其他红军家属互帮互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抚养革命后代，等待革命胜利和亲人归来。柳叶子的丈夫刚从长征出发，公爹就催着她带着自己的孩娃早芹和红军营长的孩娃陈学文回娘家云朝山躲反，没来得及转移的亲人惨遭屠杀。在云朝山趴壕的那段日子，她娘和两个弟弟惨死在敌人枪下，遮风挡雨的木屋付之一炬。游击队为了引开敌人英勇牺牲，游击队长何文池也受伤被捕，壮烈就义。柳叶子告诉孩娃，他们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下去。柳叶子们不畏苦，不怕难，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终于等到了桑植解放。葵梗是何文池的第一位夫人，她临危不惧，只身前往刑场，在何文池被刽子砍头的刹那，用衣衫兜住。桑植刚解放，她又把何文池和姚萍的遗骸

迁葬故里。姚萍是何文池的第二位夫人，她在搜山的清乡团即将发现留守家属藏身的山洞时，急中生智，故意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开，跳崖牺牲。这些多情多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桑植女人，普通却无私，平凡却伟大。她们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石。

作品一咏三叹，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基调。小说《望郎歌》的基调是思念。思念谁？当然是思念跟随贺龙长征的亲人，父母思念儿子，女人思念丈夫，孩娃思念父亲。为了渲染这个基调，作者把瞎子铜仔子拍打渔鼓简唱的《望郎歌》，穿插在各个章节之间，一咏三叹，回环复沓，余音绕梁，气氛浓郁，抒情强烈。铜仔子唱的大多是望郎歌。也难怪，桑植这廊场，出外打仗的人多，寡妇也就多，桑植人又爱唱，望郎歌也就多。铜仔子唱的望郎歌，有从初一唱到初十的，有从一更唱到五更的，有从一绣（花）唱到十绣的，婉转顿挫，巴心巴肺，大人孩娃都爱听铜仔子唱。听了望郎歌，女人们的心里就会稍微平和一些，感情上就会与丈夫更贴近一些，凄苦的日子也会有些许亮色。红军长征离开桑植后的漫长岁月，思念和归来是留守家属的精神支柱。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红军、现在的解放军又回到了桑植这块红色土地，彻底打败了压榨剥削人民的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些留守家属也走出深山，开始了新生活。可是，她们大多数人的亲人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漫长的等待和思念转眼一场空。她们欲哭无泪，只有把更长更多的思念埋藏在心底。望郎歌默默唱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悄悄流了一次又一次。

作品娴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作者生前十分推崇《百年孤独》，对其娴熟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非常着迷，并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其中篇小说《我的前世

的亲人》，就比较好的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取得了成功。在《望郎歌》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运用更加娴熟，很好地遵循了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的创作原则。红军从桑植长征本是深秋，可出发的那天，等队伍走了，大伙四野观望，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岭上，都罩上了一片艳红。终于有人明白，那是满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也不是这样唱。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凡反动派屠杀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的廊场，山野的布谷鸟叫出乌鸦的声音。映山红开得倒是旺，却一律是白色花瓣，春天一到，山野间披霜戴雪，似蒙了白色孝布一般。马桑树是桑植传说中的神树。把追兵绊倒的，自然是山垭口那些矮趴趴的马桑树。看见那一兜兜一丛丛的马桑树，都突然长了脚似的游走，它们展枝落叶像是听了谁的号令似的，眨眼间，山垭口就布下一道道马桑树兵阵。这样的实例很多。作者把神奇和怪诞的事务、情节以及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穿插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生活的情节和场面，幻觉和现实相混，看似荒诞不经，却充满寓意，饱含艺术张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华诞。在这个关键节点，回望来时的路，方知走到今天殊为不易。抽空读读《望郎歌》，也是一种回望，心灵一定有所触动。

我在一个春日读到了这部小说。合上杂志抬起头，眼睛酸涩湿润，恍惚看到龚爱民戴着眼镜，笑眯眯的坐在我的对面。我也魔幻了。扭头望向窗外，微风细雨，树草朦胧，辛夷飘零。人生有限，龚爱民用他的凝血之作增加了生命的长度。我以向他作品致敬的方式，表达对英年早逝的龚爱民的深情怀念。



## 人间笔记

## 又吃发饼

□姜公元

昨天上街看到有人卖发饼，最原始的那种，袋装。我纯由自主地买了一袋，十五个，六块钱，也没疑心这是不是哪个没有卫生合格证的黑作坊做的。

倒不全是回忆，虽然四十年前它是我的常吃的副食品。那时有几种东西我是吃了红薯、洋芋、大麦粉。然而至今我还是喜欢吃烤红薯，却仍不喜欢吃那时候并未常吃的炒玉米。

许多人写过吃，最出名的莫过于汪祺的《四方食事》，前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也曾掀起一阵相当厉害的吃文化热。我却无法把自己的吃写出文化味，我既没有古代文人吃得精致的雅趣，也没有当代食客的无物不吃的俗癖。尤其是看到猴脑和鹅肠吃法的残忍之后，我是听都怕听这两个菜名了。有一次目睹杀狗的惨烈情形，从此不敢吃狗肉。

现在吃这种法饼也不是因为它便宜，虽然当初也许是。现在我仍然觉得这玩意儿好吃，主要是吃不腻。真的，我昨天就用它当了晚饭，一口气吃了四个——刚才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吃了两个。

我对吃的要求太低，甚至在进馆子吃饭时看到太过挑贵菜的人还会皱眉。我偏偏喜欢大时菜，越是从前常吃的现在越是喜欢：老南瓜、豆角、青菜，连汤也是偏嗜萝卜汤。荤菜则还是猪肉、鸡肉、牛肉。什么龙虾、花甲，我简直不尝。也许这说明性格保守，但得声明一句：不是嫌贵，实在是没觉得好吃，更不是有民族觉悟或环保意识，比如我既喜欢喝中国的茶也喜欢喝西方传来的咖啡，既喜欢吃法饼也喜欢吃花饼。我的爱和不爱纯粹只是出于味觉。比如我不抽烟，但并非戒了：先前也曾可以一天抽到晚的，后来就硬是不喜欢抽了，哪怕是蓝王也抽不完半支。又如我不喝白酒，也并非为了健康：先前也有过三两的量，但后来硬是喝不得三口了，哪怕是茅台。我干什么都只是随性。



## 说文解字

## 调头？掉头？

□杨万淮

坐车时，每每看到这样的提示语，比如桥下掉头前面50米掉头等等时，我就心生恐惧。因为，我看到掉头两个字，就很容易想到人头掉下来。

那么掉头，错了没？没错。《现代汉语词典》上明白解释说，掉头，就是（车、船等）转成相反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出现了7次掉头。《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也全部使用的是掉头。所以，全国所有涉及到交通的提示性语言，都用的是掉头。

所以，掉头这个词的使用，既符合语言规范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我还是要说说，可不可以把掉头改成调头呢？我觉得是可以改的。一个词怎么写或怎么用，要看两样，一是，看字典、词典上是怎么规定的，二是看作家作品（最好是名著）上是怎么用的。我觉得有其中一样就可以确定它的写法或用法，当然，能有两样就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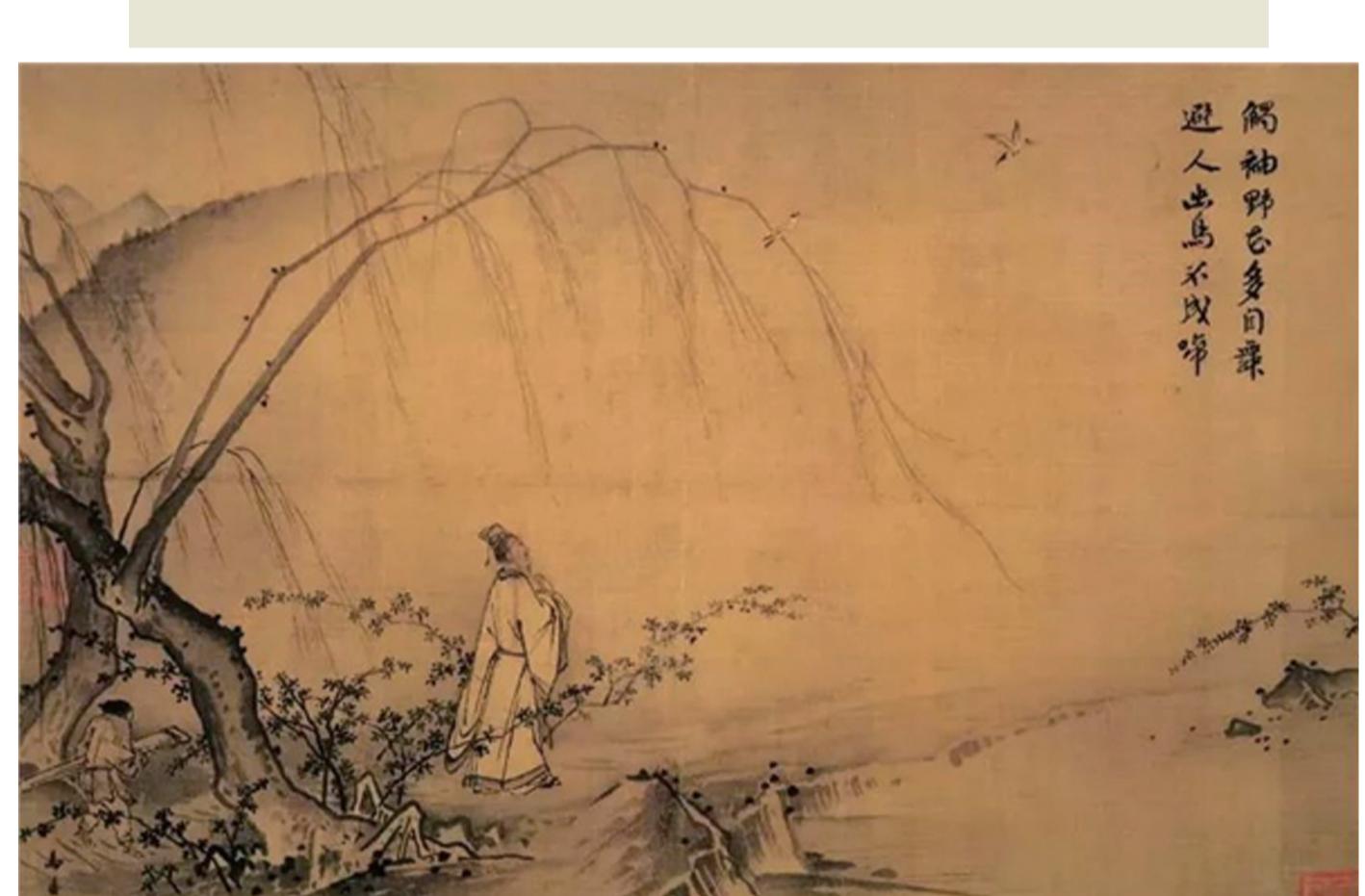
茅盾在《子夜·十四》中，有这样的话：司机赶快把车子调头，穿过了厂里的煤屑路，就从后门走了。还有一个叫逯斐的作家，虽然不怎么有名，但作品不少，比如《青春的光辉》，比如《森林在歌唱》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她有一篇小说《夜航》，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小凤子迟疑着，最后决定退船调头，才划了两桨，又一次枪声却从后面传来。茅盾是浙江人，逯斐是江苏人，可见，这两个地方的人都使用调头这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调头一词，它的解释是同掉头②。掉头②就是车船等转成相反方向。可见，调头就是掉头。《现代汉语词典》还在掉头一词后面写了也作调头。可见，掉头和调头在交通语言上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把掉头改为调头，既有名著作为依据，也有词典作为依据，是完全可行的。

把掉头改为调头的好处：一是，看起来自利些，因为调头没有人头落地意思，而掉头则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联想；二是，可以使驾驶人员或乘客避免心理恐惧。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有机会修改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术语，有人大代表提出把掉头改为调头议案就好了。这是我期待的。



山径春行图【宋】马远



## 舞文弄墨

《山径春行图》为边角之景，绘春日漫步山径的怡然之乐。此画尺幅较小，却留下大片空白，突出了画家经营位置之高明，马远通过以虚写实，疏密而量的手法，将远处之景笼罩于迷雾之中，似有一暖涨一川春雾绿。白凤徘徊清澈。似沉水无烟，碧汤千斛之感，空白之处反而为画面增添了不少诗意。画中的主人公，悠然自得，缓步而行，若临春风。



## 书友荐书

(本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推荐好书，请注明书名、作者、出版社，推荐理由300字以内。)

《日子疯长》

龚曙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很久没有这种畅快淋漓的读书感觉了。一是跳不出实用主义的窠臼，二是奉行喜爱的可遇不可求。不经意地拿起这本书，便晨昏夜半，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掩卷沉思，却又难以我手写我心。只觉得同是乡土类文字，沈从文的湘西有些久远了，龚曙光的《日子疯长》真的可以召回我们童年的许多场景。比起可见的日子，字里行间的震撼来得无声无息，忍俊不禁与莫名泪流，完全不同于作者极节制的叙述。其中的原因，我难以说清。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呢。

推荐者：杨玉兰



《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著

新经典文化出版社

说到爱情，就想到王小波与李银河。《爱你就像爱生命》就是他们的爱与生活，说它是一部爱情绝唱一点也不夸张。其中不仅有热切、坦诚的情感表白，还有彼此对于书籍、诗歌乃至社会的看法，闪耀着理想与爱情的火花，令人动容。一个人最珍贵的是生命，爱一个人如爱生命，这不能不说是对爱人最极致的爱恋。这本书装进了两个人真挚纯净的爱情，也装进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特别美好。愿你也能喜欢这本书。

推荐者：张淑芳

《阿努基小子》

[法] 弗雷德里克·穆波梅、史蒂芬·瑟尼加斯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据说这是一本大人看不懂、小孩却能给你讲一个长长的故事的法国无字书。探险、狩猎、迷藏、找果子……让小孩两眼放光的故事，被法国人一张一张地画了出来，而且没有一个字。大人看不懂，孩子却能给你讲出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充分帮助孩子提高观察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适读年龄：4-10岁的一切小朋友，爱看电影的小朋友，被逼着去上图画班的小朋友，10-99岁的爱读图的一代大朋友。

推荐者：涂琼

